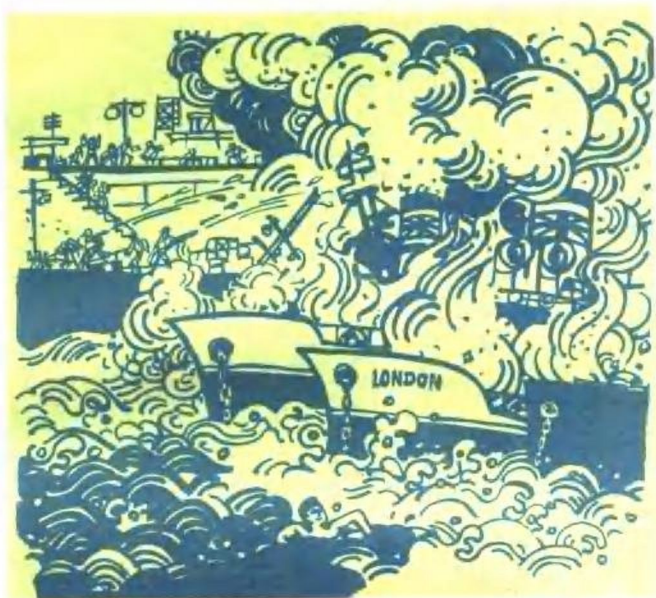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大江怒潮

9.85

通俗文学丛书

# 大江怒潮

郭 华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  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.5 字数: 119 千字

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1,000 册

书号: 10088·855 定价: 0.49元

B386/25

## 书情回荡似江涛

——写在《大江怒潮》之前

蒋 敬 生

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她的局限性。而这种局限性又恰正是她的特征，如果取消了这特征，也就取消了艺术品种本身。小说、诗歌、戏曲、舞蹈以至曲艺皆然。

在中国的传奇文学里，由唐变文、宋诸宫调和宋人的《京本通俗小说》等讲唱文学，敷衍流变，出现了《歧路灯》、《儒林外史》等作家文学。二者都是以章回体出现的，而前者明显地可供说唱，后者则未尽能以生花妙笔转而为艺人的舌上莲花。尽管同是塑造人物，写真传神，而其艺术表现形式则有所不同。

曲艺大书是沿袭着讲唱文学的发展而成的一种艺术形式，她以其人物的传奇性，故事的曲折性，书纲的连贯性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。不仅阅读起来手难释卷，而且谛听忘倦，旬月难离书场。因此今天的大书在艺术手段的处理上，既应承继作家文学的着笔细腻，写形传神；又必须具有讲唱文学的机趣。正如清人李渔在他的《闲情偶寄》一书中说的：

“机者，传奇之精神。趣者，传奇之风致。少此二物，则如泥人土马，有生形而无生气。”特别是在故事的组合结构上，必须关目紧密、环环入扣。郭华同志的《大江怒潮》

应该说是承袭传统大书的手法，经营结构而成的一本中折书。

尽管看起来仅是个中折书，而成书的过程也是颇曲回而艰巨的。大书在结构上讲究“四梁八柱”。其中一梁叫做“书胆”，也叫做“书主”。这部书是以刘少奇同志的革命斗争历史安排书梁的，并以他为“书主”展开这风云诡譎、波涛回荡的历史画卷。五八年曾作为故事写出。就是因为是描绘了刘少奇同志的革命史实，作者在十年动乱之中竟也浩劫难逃。九尽春回，艳阳再现，作者缅怀革命先辈，徘徊扬子江边，看着那曾被帝国主义盘踞的巍峨大厦，抚摩着曾沾染有工人纠察队鲜血的铁花栅栏，当年的反帝吼声，回响心际，激情难抑，援笔再用大书的独特艺术手段写成了大书。成书之后，又多次搬上书场，象“活捉殷刀子”、“巧炸军火船”等关目扣子都紧紧吸住听众，为大家所喜闻乐听。

在这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，听《大江怒潮》的已不仅是品茶倾听“白玉堂夜探冲霄楼”的老年人，而且为新艺术所熏陶的青年也翩然来临，被这新书所吸引。大凡任何一个艺术品种的兴衰，首先要看它有无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，而最关键的则是能否适应观众结构层次的变化。在反映革命历史斗争题材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大书中，果能吸引青年一代的听众，这绝非是一般功夫所能为的。

春夜远眺，浩浩大江辉映千家灯火，声声笛鸣报来万户福音，大桥贯南北，天堑成通途。我陶醉在这楚汉的珠光宝气之中，耳听着大江的浪涛之声，眼前仿佛又现出那江岸的风雷，那革命先辈为民族解放而前赴后继的英勇画面！啊，时代的洪流已将那污泥浊水冲刷殆尽，为祖国而振兴的号角

正激励我们心潮汹涌，勇猛进击。大江呵，您使人壮怀激烈，情不能已。  
是为序。

岁在癸亥春三月于武昌

# 目 录

- 第一回 吴佩孚魔窟购军火 ..... (1)  
二英雄虎穴探敌情
- 第二回 兰普登密布警戒网 ..... (22)  
蹙倒山巧炸军火船
- 第三回 黄云苟三刺刘少奇 ..... (38)  
周望生一捉阴刀子
- 第四回 黄翠花降香归元寺 ..... (59)  
纠察队活捉殷道人
- 第五回 刘少奇走访贫民窟 ..... (68)  
余太婆血泪话苦情
- 第六回 李达生巧审殷道人 ..... (82)  
刘少奇智斗张国焘
- 第七回 英水兵登陆沿江道 ..... (96)  
敢死队鏖战江汉关
- 第八回 达生大摆硫磺阵 ..... (111)  
狂飙奇袭英租界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<b>第九回</b> | 将计就计王寿臣束手就擒..... | (129) |
|            | 以牙还牙领事馆再度被围      |       |
| <b>第十回</b> | 刘少奇舌战兰普登.....    | (150) |
|            | 大江潮收回英租界         |       |

## 第一回

### 吴佩孚魔窟购军火 二英雄虎穴探敌情

军阀洋鬼勾结，  
毒似虎狼蛇蝎。  
欲把中华民族灭，  
神州遍地是血。

铁军战旗猎猎，  
贼兵如堤溃决。  
一举收回英租界，  
留下传奇一折。

这部传奇发生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大革命期间。

一天下午，有一匹白色高头大马，由咸宁方向飞奔而来。骑马的是一位军官，左手拉着辔头，右手扬鞭，两脚站在马蹬上，那匹马四蹄腾空，象发了狂一样，昂头飞奔，到了提都府吴大帅行辕门口，推鞍离蹬，飞身下马，闯进行辕大门。门口卫兵当即拦住，他伸手就是一个耳光，口里骂道：“他妈的！连我都不认得，耽误了大事老子枪毙你！”只见



他摸出手帕，擦了一把雨点般的汗水，那块手帕就浸湿了。他又掀起衣襟边擦汗边往里闯。进了一个院子，前面有三间宽大的过厅，过厅门口，悬着一块金字匾，上写：“警戒”两字，四个站岗的个头高大，全副武装分立两旁。这个警戒线，不准随便入内。不管什么人，随便入内立即逮捕，军法处置。这是大帅的命令，谁敢含糊！此人来到警戒门，站岗的喝道：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？”他置之不理，直往里闯。突然两个岗兵把他的后领一抓，把双手朝后一拧，又在他的后腿弯上蹬了两脚，咕咚一声跪倒在地上，把他捆了个五花大绑。后面两个岗兵拔出快慢机手枪对准了他，喊了一声：“走！”往后院押去。……穿堂越院到了后花厅，门口又有两个警卫。岗兵喊声：“报告！”出来一个身佩短枪的马弁：“干什么？”“有一个人冒犯大帅命令硬闯辕门，殴打门卫。强越警戒厅。”马弁问道：“人呢？”“我们把他捆起来了。”马弁怒声喝道：“押送大帅处置！”一行人又往里走，走到靠西边的一座厅堂。这厅堂是三间房，门口挂着一块横匾，上边大书端正肥厚而又苍润的颜体鎏金大字“文华轩”，是吴大帅的亲笔。两根朱红大明柱上，配着“文华轩”大匾，悬挂着一幅乌木嵌金字的对联：“柳营春试马，虎帐夜谈兵”！也是吴大帅亲题。一进入走廊，转屏风，便见到一人在观看壁上的地图，此人一转脸，只见他一副白皙的面孔，细眉长眼，约五十多岁，两撇八字胡须垂到薄薄的嘴角上，上身穿白色双料十三丝罗大褂，下身穿木机杭纺长裤，手中摇着檀香骨木山水画大摺扇，他就是当时北京政府任命的两湖巡阅使吴佩孚。吴佩孚字子玉，当时北洋军阀曹锟封他为海陆军大元帅。这说明他会带兵打仗，但这个人秀

才出身，吟诗作对，出口成章，琴棋书画，无所不能；善于玩弄政治权术，随机应变，阴谋狡诈，两面三刀，心狠手辣。他常常标榜自己是心口如一的直性汉子，实际上是最善于借刀杀人的笑面老虎。

一九二三年二月，当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，他标榜“劳工神圣”，准许工人有集会、结社的自由，暗地里却指示亲信抓了很多工人，把工运领袖施洋、林祥谦杀了。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，因此，人称他是个吃人魔王。

这几天，他的重兵在咸宁前线与北伐军打仗节节失利。求援的电报不断飞来，使他坐卧不安。今天他来到文华轩，就是他的研究军机大事的密室，对着作战形势图正思考对策。忽然他的马弁来报：“报告大帅！”他一听报告两字，就从地图上端挂着的防护镜子里看了一眼，看到了门外被捆的是他的军械处处长王寿臣。不禁心里一惊，知道此人来到，情况不妙。马上就说：“把闯辕门的人请进来！”这个请字一出口，马弁知道此人有来头，连忙把手一招，两个卫兵就把人送了进来。吴佩孚怒斥道：“混蛋！我的军械处长你们也乱捆？还不松绑！”马弁连忙上前敬礼、解绑，两个卫兵立正站着不敢动弹。吴佩孚又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胡搞乱来？”一个亲兵说：“遵大帅令，不得允许，不准闯进辕门……”马弁心想，这明明是做给这位处长看的，于是对卫兵故意喝道：“狡辩什么？以后再乱来，枪毙你们！”说着对他们使了一个眼色，“还不退出去！”“是！”两个卫兵立即退出了文华轩。吴佩孚说道：“寿臣，叫你委屈了，看把你的手腕都捆出槽子来了。”王寿臣本来一肚子委屈，经吴佩孚这么一番抚慰反而感激涕零。忙说：“没什么，大帅，

我心里急啊！”吴佩孚说：“嗯！我也是形势所迫，不能不加强防范哪！你坐下，有话慢慢说。”王寿臣刚落座，吴佩孚喊道：“来人啊！”“在！”“给处长泡茶！”王寿臣定了定神，端起送来的茶呷了一口，道地西湖龙井一股清香味冲进肺腑，顿时头脑清醒了一些，他朝四下看了一眼，只见文华轩布置得古色古香，十分清雅。靠后墙摆着丈二长的条几，双卷尾，双起线；正中间是古铜镜二尺七八，几上放玛瑙瓶，插的是燕雀尾帚子。桌上放四个青果碟：香瓜、桔子、青果、佛手。后墙上挂有猛虎下山图，有威震八方之势，两边挂着一幅对联，上写：“文章西汉两司马，经济南阳一卧龙”，这吴大帅自比太史公司马迁和诸葛亮，他自负不浅哪。当中是海南沉香木的八仙桌，汉白玉的桌面，黑乌木茶盘，江西瓷茶碗，上面写福、禄、祯、寿；四把雕花镂空的红木太师椅，大红缎子的坐褥，提花缎子的椅披，花毯铺地，白粉墙连糊顶棚的都是团花藻井的薄绸子。桌子两边放一对鸳鸯痰盂。两边是玲珑透花的隔扇。东边放着琴桌，西边放着书画架，上有文房四宝。廊檐下摆着四季不谢之花，八节长青之草。台阶前，左右放着大豆绿瓷的养鱼缸，内有数条金鱼，西边堆叠着玲珑太湖石山景，前有盆景兰草，这个地方是吴佩孚议论军机大事的所在，象封建王朝的“白虎节堂”一般，不是重要人物是不能轻易进来的。这时，吴佩孚问道：“寿臣，前方战情如何？”“大帅，打得非常激烈，叶挺的队伍很不好对付，我方伤亡很大，弹药消耗很快……”“弹药还能打多久？”王寿臣说：“顶多只能维持一个星期了，今天我就是来禀报大帅，要军火来的。”吴佩孚一听，心紧缩了一下，心想我的军队是善战出名的

啊！怎么今天会节节失利呢？尤其是可以打个把月的军火怎么快完了？可见今天遇到的对手真有点狠气！但他又假装镇静地说道：“不要着急！”王寿臣想：我不着急行吗？到时候弹药供不上了，我活得成？吴佩孚又说：“我自有安排。你来得正好，现在有个重要差事派你去完成！”王寿臣一听立正站起：“愿为大帅效劳！”“嗯！坐下，英国领事最近同意支援我一批弹药，你同他的工部局长菲律弗先生一同飞往上海，同英公使面议。货物到手，你亲自押船回来！”

“是！大帅，有多少货物？”“多少？要看我们的交际手腕如何！”说着就站起身来招手，“你来！”王寿臣随他走进内室，见墙角下有一个小门，一打开，里面放着一个精致的小皮箱。吴佩孚指着对王寿臣说：“你把它带去，密赠给上海的白尔朗公使。”王寿臣把箱子提出来，打开一看，里边霞光瑞气，五彩十色，装有珍珠玛瑙、玉器玩物，祖母绿成双成套，有避水珠、避风珠、避尘珠、猫儿眼、九龙雕、象牙球。王寿臣跟随大帅多年，晓得这些宝物大多是从战争中掠夺来的，也有是人家赠送的，或是用现金购买的，都是他心爱之物。今天都拿出来了，就知道上海之行是很重要的了。于是就惋惜地说：“大帅，你把这些国宝也都送人么？”吴佩孚苦笑了一下，指着自己的脑袋说：“这个比国宝还要宝贵啊！我一向是不主张要外援的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说着又从内室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小箱子说，“这是我心爱的珍宝，你是知道的，白尔朗也听说过。今天你也带去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你不要拿出来送人。”“是！卑职明白，请大帅多多保重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吴佩孚说：“青山在不在，看你这一遭。明天我亲去前线指挥，我要把叶挺的铁军化成

灰烬。一个星期内，我在汀泗桥等你的军火！”“是！”

“军情紧急！立即动身！来人！备轿。”马弁应声从外面抬进一乘青呢软轿，王寿臣向吴佩孚施礼后上了轿，马弁把两只箱子提到轿上，小轿前后四个卫兵，忽闪忽闪出了帅府，径往汉口英租界而去。

却说驻汉领事兰普登派了工部局长菲律弗陪同王寿臣飞到上海，当天就同公使白尔朗见了面。各位，兰普登为什么要派菲律弗去呢？因为，这个菲律弗早年曾在东印度公司跟随白尔朗多年，对白尔朗脾气、爱好都了解。白尔朗的眉毛动一下，他都晓得要干什么事。另外，北伐军真要打到武汉，他的英租界也保不住。因此，当吴佩孚从北京刚到汉口，兰普登就同吴佩孚订了密约：吴佩孚出人打仗，他们提供军火。现在已经火烧眉毛，兰普登不能失信，急急忙忙跟上海公使白尔朗回电要派人去面议。因此就派了这个得力的干将，陪同前往。菲律弗和王寿臣乘坐英国玛丽亚号飞艇，在飞往上海的途中，王寿臣就试探着询问菲律弗，了解白尔朗的爱好和趣味。菲律弗会讲一口漂亮的中国话，他说：“白尔朗先生喜爱中国的古董玩物，最爱的是中国字画。”王寿臣说：

“好！好！我们吴大帅很了解他，这次要我带来了不少礼物，都是白尔朗先生所喜爱的东西。”这白尔朗，出身于侵略世家，是世袭伯爵。祖父是鸦片战争以后第一任英国驻广东的领事，父亲是英国驻华大使的武官。轮到他在东印度公司当了多年经理，又转到上海当公使来了。他贪而无厌，得寸进尺。因此接触过他的中国人不叫他白尔朗，叫他白眼狼。

两人见到白尔朗，说明了来意以后，白眼狼半晌没作声，把两只狼眼朝王寿臣瞟了一下，就说：“吴大帅有急求

爰，我们大英帝国理应协助，我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。”

王寿臣一听马上抢着说：“谢谢，衷心感谢伯爵先生对吴大帅的深切同情！”不料白眼狼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，说：

“不过！现在我国正在闹罢工。”王寿臣一听，就陪着笑脸说：“大英帝国实力雄厚；我大帅与伯爵又有多年深交，今日有燃眉之急，还望伯爵先生解囊相助！”他说着就提过箱子放在茶几上说，“我大帅思念旧谊，托我向您问好，带来一点中国的古玩，不成敬意，还望笑纳。”说完把箱子打开。白眼狼看着里面的珠宝玉器，光彩夺目，显得十分高兴，对王寿臣说道：“噢！吴大帅的珍宝真多！比中国的古董商还多！听说他还有名贵的字画，没拿出来，很遗憾！你回去代我谢谢他！”各位，白眼狼讲出这句话，分明是话中有话，他说吴佩孚还有名贵的字画，意思是说，你吴佩孚这次虽然下了大本钱，但是还有我最喜爱的东西，你没拿出来！什么东西？就是吴佩孚交给王寿臣的第二只箱子。这里面的宝贝东西，白眼狼早就向吴佩孚表示愿出重金收买，吴佩孚始终没有割爱。因此今天来了这么一手。王寿臣一听怎么没有说军火大事呢？就乞求地说：“眼下没有军火运回，我无法交差！”“军火！我要立即请示北京使馆才能决定。”

“务必请伯爵先生向大使先生要求一下，前方紧急，军火多多益善！”“我知道吴大帅的处境，但是要一船军火都得请示！”王寿臣还想说下去，只见白眼狼好象得了摇头疯，这会不停气地摇。菲律弗很机灵，马上说道：“白尔朗先生向北京多多美言，王寿臣先生也大大慷慨。双方以诚相待，一定会有好的结果。”三人不欢而散！

当晚，王寿臣返回百老汇大楼，没睡觉，他翻来覆去考

虑，搞不到军火吴大帅不怪他么？想着想着他回到了武昌大帅府，只见吴大帅怒气冲天，坐在文华轩里大发脾气：“我最珍贵的礼物都让你拿去送礼了，指望你能换回几船军火，现在军火呢？真是衣架饭囊，行尸走肉！来人哪！”里面马上走出两个马弁，吴大帅把手一挥，“推出去枪毙！”两个马弁上来拧住他的膀臂，朝外拉，王寿臣不由惊叫了声：“啊呀！”醒来原来是一场恶梦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心不停的跳，再也睡不着了。他扳着指头算了一下，明天是第二天，如果明天能同意给几船军火，后天启运，三天到汉，再转到汀泗桥，恰好一个星期军火运到前线。如果拖上一天，前线断了弹药，那我的脑袋真要搬家呵。猛然想起吴大帅对他的嘱咐：非到万不得已，不要打开那只长方形箱子。现在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了，何不把他打开一观呢？

他拿出小钥匙，把长方形的箱子打开一看，箱内散发出浓烈的樟脑精香味，三尺长的箱盖子箱底上都垫有玫瑰红色法兰绒，上有四个烫金篆字：海内奇珍。箱底法兰绒，制成三条长槽，中间是宽槽，两边是窄槽，宽槽放的是中堂字画，窄槽里是一幅对子，嵌放得严丝合缝，十分妥贴。紫檀木的画轴，油漆得乌黑发亮。王寿臣小心翼翼地取出中堂，慢慢地展开，只见上面画着皎洁的明月和三棵姿态不同的槐树。题字是明月照三槐，落款是唐寅，一看便明白了。他早就听人家说，大帅珍藏有明月三槐图。夜里熄了灯看，有一轮明月，随天上月亮升降，并能看到闪烁的星光。莫非就是这个宝物。他又想了一下白尔朗和菲律弗的话，心里完全明白了：原来白尔朗想要唐寅的宝贵真迹。他小心地卷好中堂，又把那幅对子展开一看，原来是王羲之的真迹，字字

写得苍劲有力，风流潇洒。王寿臣把对联卷起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吴大帅，吴大帅，你真是花了血本啊！这是少有的国宝呀！”这时，东方微微发白。他打定主意，白天出去玩一天，到夜晚月亮出来的时候再同菲律弗到白尔朗的官邸去！

却说王寿臣出了百老汇大楼，通过外白渡桥，只见马路上车水马龙，人群拥挤：有讨米的、要饭的；有坐黄包车的；有耍枪舞剑的；有头插草标卖儿卖女的；有奸商陪老婆在街上打转的；有赤背露胯的；有穿绫罗绸缎的。他逛着逛着不觉来到了八仙桥。在稻香村胡乱吃一些点心之后，出得门来抬头一看，只见马路对面一栋大房子，大门有六根粗大的水泥柱子顶着阳台，阳台下面写着：“荣记大世界”，王寿臣知道这是青红帮头子黄金荣开的大型娱乐场所。于是走上前去，排队买了一张门票。一进门，就是一座大厅，周围墙上嵌着几十面一人多高的哈哈镜。么样叫哈哈镜？这个镜子都是波浪形的，人一照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怪像！自己也不认得自己了，就哈哈大笑。因此取名叫哈哈镜。他见许多人都站在镜子前面哈哈大笑，不觉走上前去照镜子，一照吓了一跳：又肥又矮又粗，象母猪一样。他连忙走近另一块镜子一照，一下子又变成尖脑袋，上身短，腿子长的怪样子，活象个无常鬼。人们都看着镜子，发出一阵阵怪笑。仔细看，活象阴曹地府的小鬼判官，牛头马面，王寿臣也不免苦笑起来。往里走经过一个天井花园，花园的铁丝笼里，关了不少奇异的飞禽，供人观赏。一片锣鼓声夹着嘈杂声，从一座座高楼的厅堂中传出来。每一座楼房入口处，悬挂着各种游艺节目的广告牌。他信步走进了杂技魔术厅。见台上正在表演“空中飞人”，演员在空中挂着一个秋千，一脱手在空



中旋转着飞向另一个秋千，这惊险动作，引起了一片赞叹声，跟着来了一个小丑，一跳没有抓住秋千，摔下来，落入网中，观众先是震惊，后又哈哈大笑起来。王寿臣心里引起一阵疑虑，联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，正象在打秋千一样处于危险之中，死活无定！他心烦意乱走了出来，又到另一个演唱厅，见几个花枝招展的姑娘，站在放有花台灯的桌后边唱的笃板，唱的是《小寡妇上坟》，哭哭啼啼，凄凄惨惨。他是个河南人，听不懂唱的啥名堂就又走出来，到了大京班场子中。这里正在唱《失空斩》，他买了一张坐票，泡了一杯茶，一直看完了孔明挥泪斩马谡，才走出剧场，心里更不舒服，心想：我要是这次搞不到军火，命运也会象马谡一样，吴大帅会要我的脑袋的啊！

王寿臣玩了整整一天，下午天黑下来才回到公寓。一会儿菲律弗打电话来约他去公使官邸会见白尔朗伯爵，并在电话中告诉他，要献出最珍贵的礼物去打动白尔朗先生。原来，今天白天菲律弗同白尔朗又进行了密谈，告诉白尔朗这次王寿臣来带有两只箱子，还有一只藏字画的箱子没有献出来。白尔朗这个家伙是中国通，最喜爱收买中国的真迹古字画。每次回国述职都带一批中国的古董和字画到英国炫耀自己，大发横财。这次吴佩孚向他求援，你想，他能不趁机卡他一下。他的心思是：你不把明月照三槐图献出来，我就不给你足够的军火！于是就叫菲律弗在晚上约王寿臣到私人官邸来作这笔买卖。

却说这天夜里，白尔朗私人会客厅里，烟雾腾腾，灯火辉煌，白尔朗坐在沙发上，茶几上摆着精美的茶点和皇冠牌雪茄烟。菲律弗同王寿臣提了长方形箱子，走进会客厅。双